

紀存在的羣體，則拿布尼達斯禱文及但以理書這章內容，都是同一時期的作品了。誠然，作者的目的是要以尼布甲尼撒王的病，去反映正殘虐猶太人的安提阿古四世實在是瘋狂了。

但細觀、比較以上兩份文獻時，我們便會發現它們彼此之間有着顯著的不同：<sup>293</sup>

- (1) 拿布尼達斯禱文的內容十分簡單，很多事情都沒有詳細交代，如那位驅魔的猶太人姓甚名誰便沒有說明；相比之下但以理書便詳細得多。由此我們推論，這篇文是傳說多於史實。
- (2) 拿布尼達斯王的病和希西家王一樣，都是生了毒瘡（賽三八21），尼布甲尼撒王患的卻是一個使他極為蒙羞的精神病。
- (3) 拿布尼達斯王是因着他人（一猶太的驅魔者）的幫助才得痊愈，但尼布甲尼撒王的復元，是因着神的憐憫，但以理只是為他解夢及勸諭，他並沒有醫好尼布甲尼撒王的病。
- (4) 幫助拿布尼達斯王的，是一個無名的猶太人，而尼布甲尼撒王卻有一知名的猶太人但以理的幫助。
- (5) 拿布尼達斯王患病是因他無知，尼布甲尼撒王患病是因他驕傲。

綜觀以上討論，我們可以說這兩個故事唯一相同的，便是二王都病了七年；不過，「七」可能只是一個象徵性數字，這兩書的作者或許都只是說明他們患病多年，多於要準確地指出患病時間的長短，七年只是巧合地相同而已。

何況，尼布甲尼撒王患重病一事，在但以理書以外的上古文獻，亦非毫無提及，高定基（Goldingay）臚列了下面的歷史文獻以作對照：<sup>294</sup>

- (1) 史家猶西比烏（Eusebius）指出，希臘作家馬加斯坦

（Megasthenes，主前三〇〇年）指出尼布甲尼撒王曾因神靈之助得了啟示，攀上王宮的頂端，大聲宣告將有「波斯驢」來攻陷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立誓寧願自己變成如野獸般生活，也不願遭亡國的厄運。之後，尼布甲尼撒王便在城中消失了。

(2) 有一楔形文的刻文記載尼布甲尼撒王患了精神病，及曾經離開巴比倫。

(3) 約瑟夫表示在當時有一巴比倫祭司<sup>295</sup>得到一份傳統資料，記述尼布甲尼撒王在位四十三年後，因病逝世。<sup>296</sup>我們推測人因病而逝是極為普通的事，並無必要特別記錄下來，但既特別記下，顯示這病並不尋常。

(4) 另有一份巴比倫文獻，<sup>297</sup>指出從神而來的管教，包括了疾病、降卑、得惡夢、如樹木一樣地被砍倒、吃草、失去常性、如牛一樣、被神用雨水洗透、手指麻木、頭髮長長、被人愚弄及得以復元而讚美神。

誠然，我們不知道以上的證據哪些是以但以理書四章，尼布甲尼撒王的經歷為藍本為成的。即或是有，亦表示了起碼對上古的人來說，尼布甲尼撒王所患的病並不覺難以置信，或甚至不能接受它為事實。正如娜炳釗所說，即使聖經以外沒有提及尼布甲尼撒王患了精神病，亦不足以構成決定性的證據，去推翻但以理書四章所記錄事件的真確性。<sup>298</sup>

另外，考古學家羅禮遜（Rawlinson）發現了一份尼布甲尼撒王時期的碑文，現節錄其中部分內容於下：<sup>299</sup>

在我的城中我的寶座上，有四年時間……我心中沒有了喜樂，我沒有在我的園土中建造強而有力的高台，

<sup>295</sup> 名為 Berossus.

<sup>296</sup> Josephus, *Against Apion*, i. 20.

<sup>297</sup> 名為 Babylonian Job.

<sup>298</sup> 娜炳釗，《但以理書註釋》，頁45。

<sup>299</sup> 引自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 1115.

沒有動用我國中的財富，在我心所愛的巴比倫城，此乃我的領土，我敬拜米羅達（Merodach）我主，但卻沒有向他發出讚美，在他的壇上獻祭，我亦沒有清潔運河。這一段自白，我們可以推測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寫的，但奇怪的是，尼布甲尼撒王一向喜歡大興土木，以建築宮殿廟宇見稱，但如今卻放棄了這活動。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測他大有可能是患了

重病，使他不能繼續他的建築事業。

學者夏理遜在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偶然一次在英國倫敦一所精神病院內，留意到一個已經在該院住了五年的二十來歲男子。他所患的精神病（名為 Boanthropy）有以下的特徵：<sup>300</sup>

- (1) 離羣獨處，要在戶外生活。
- (2) 不曉得照顧自己，梳洗都要靠護理人員幫忙。
- (3) 即使在寒冬裏，亦只穿很少衣服，但卻沒有因此病倒。
- (4) 習慣地在草地上用手拔草吃，並且小心地檢出野草，專吃由醫院所種植的嫩草，除了喝清水外，這是他唯一的食物。
- (5) 除了頭髮頗長及指甲較厚之外，其他身體的表現均與常人無異。
- (6) 他表現合作，沒有具侵略性的行為。

我們相信，一個這樣的病人，如果沒有他人照料的話，也必會表現得如但以理書四章中的尼布甲尼撒王一樣。此外，鮑溫一位精神病科醫生朋友推測尼布甲尼撒王所患的可能是狼狂病（Lycanthropy），成因與長久在恐懼中生活有關，患者會模仿狼或狗一樣的形態活動，因近代人的環境改善，能宣洩恐懼的機會大增，所以這病在十七世紀後已漸漸消失。<sup>301</sup>

在上古時代，一般人以為精神病患者是被邪鬼附身，唯一應付方法便是將他趕逐，與社會隔離（參可五3），讓他自生自滅。以上的個案實例說明了但以理書所記尼布甲尼撒王的病，並不是作者憑空臆造及個人惡思的產品，而是真有其事，而且有醫學上的證實。

<sup>300</sup> Ibid, pp. 1115-1117, 他觀察這名病人一段頗長的時間。

<sup>301</sup> Baldwin, Daniel, p. 109. fn. 2.

最後要說的是，但以理書四章中的尼布甲尼撒王與歷史上的安提阿古四世，兩者的表現實在有霄壤之別。尼布甲尼撒王至終都願意讚美至高神的偉大，並且擡舉但以理等人（四34-37，二46-49）；然而，安提阿古四世則以褻瀆神為樂，以殘虐聖民而後快。所以用尼布甲尼撒王患精神病，來反映橫征暴斂的安提阿古四世，是一個極為牽強的說法。<sup>302</sup>

#### 5. 神學問題：

有一些神學思想明顯地是在舊約時期之後，才在猶太人羣體中萌生的，如：

- a. 但以理書十二章第二節有記載：「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跟着在第十三節，天使對但以理安慰說：「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這些句子在在反映出作者有身體復活的理念，但這理念是後於舊約時期才出現的（參《以諾一書》二五90及三十章）。

我們無須否認但以理書的末世論的確包括了末日的復活，較其他先知書更深更闊。不過，這並不表示復活的理念唯但以理書獨有，在約伯記中也可見，如：「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一九25-26），這句話可說表達了一個將來死後復活的理念。<sup>303</sup>這理念在另一段經文表達得更明顯，在以西結書三十七章

<sup>302</sup> Young, The Prophecy of Daniel, p. 98；詳細分析參 David W. Gooding, "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the Book of Daniel and Its Implications," TB 32 (1981), pp. 64-65.

<sup>303</sup> 這個說法是早期教父如俄利根、革利免及耶柔米等的取向，但對這經文另外還有三個說法，可參 John E. Hartley, The Book of Job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8), p. 295。羅利對這節經文的結語是它雖然不算得是對死後生命有神同在的理念，有確實的了解，但卻已是邁向這信念的一個里程碑，參 H. H. Rowley, The Book of Job (The 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6), p. 140; 持反對意見的有 J. F. A. Sawyer, "Hebrew Words for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VT 23, pp. 232-233.